



友誼叢書之十二

編 兵 陳

從對比中看一個

新世界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叢書之十二

從對比中看一個新世界

陳兵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從對比中看一個新世界

友誼叢書之十二

著者 特羅菲莫瓦等

編者 陳兵

出版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 關東友誼印刷廠

發行 關東友誼書店

大連市中山路青泥窪橋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目次

麥爾菲與舍列斯托夫·····	一
梯比希河的兩岸·····	一三
孩子們的夢想·····	二一
水路計劃·····	二七
我是個工程師·····	三三
女工的待遇·····	四〇
休息·····	四六
找到了真正的祖國·····	五〇

麥爾菲與舍列斯托夫

詹·麥爾菲機械地用鉛筆在紙上畫着。先畫了一個男人頭部的輪廓。以後有了生氣——出現了眼睛，一雙執拗而憂鬱的眼睛，前額略微向前突出，頭髮梳得很整齊光滑。像不像呢？好像是……下邊，在畫的下端，他寫着：『詹·麥爾菲，二十八歲，白種人，六尺二寸，獨身漢。戰前的工程師，戰後是失業工人。特徵是……』

鉛筆軋地一聲斷掉了。詹·麥爾菲嫌惡地注視着自己的『特徵』——被拋在床鋪旁邊的那具假腿。從裝上這具可咒詛的假腿，代替了他那健康結實的筋肉豐滿的真腿那個時候起，已過去了半年了。習慣了嗎？不，從來沒有。一百五十天當中幾乎沒有一天不是被喪失了腿的思想重重地壓着他。

他瞟了一眼那張畫上了像的紙。是獨身漢嗎？是的，因為沒有腿。是失業工人嗎？是的，因為沒有腿。擺在面前的是什麼呢？孤獨、飢餓、黑暗、愁慮、絕望……是的，都是因為沒有腿！

就在今天早晨，他的愛人真最後帶着悲愁面容對他說：

——我在整個戰爭中都等待着您。忠實地等着您。就是現在我還愛您。但是，當我想到將來的時候，是多麼可怕呵。詹，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甚至連健康的人都很難找到工作……

于是她走了。

詹·麥蘭菲用手這樣有力地提著頭，眼睛前面旋轉著紫的、綠的、黃色的圓圈。咒咀著醫生把他救活了的那一天。

他想起小的白色病室。自己的床靠近窗子擺著，窗子外面白天和夜晚，海嘯有時靜靜地，有的時候洶湧地衝進來。對面是馬克爾·克斯特，愉快的、樂觀的伙伴。他跟他一起作戰幾乎有十個月：馬克爾是飛行士，詹是飛機上的無線電報員。當他們的銀鳥被德寇擊中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受了重傷。他是傷了腿，馬克爾是傷的左手。可是他們勉強地把飛機降落在蘇聯的飛機場上。而以後怎麼樣，詹已記不得。復甦過來的時候已躺在病室裡了。對面躺著馬克爾。第三張床舖空著。在晚間，一位俄羅斯的軍官被放在這張床上。而在次日，他們兩個人——他和俄國人——都把腿割掉了。詹是右腿，舍列斯托夫是左腿。他記得，他把頭埋在枕頭下面啜泣起來了。

——別哭！哭是沒有用處的，而且毫無所為，——因為整個的生命還在前面，——他聽到旁邊舍列斯托夫平和而嚴肅的聲音。

這不是在語句中，而是在俄國人的聲音中充滿著對將來這樣強烈的信心，詹在自己的伙伴中間還從未遇見過。他對舍列斯托夫說道：

——生活已經過去了，前面是像在墳墓中一樣的黑暗和空虛。為什麼你跟我談起生活來呢？

——我有權利。因為我也有……

舍列斯托夫的聲音顫動了一下，以後又堅定起來了。

——你多大歲數？二十七？我也二十七。你以爲，我不難過嗎？

在談話中，馬克爾插上嘴說：

——詹，好朋友，他說得很對。我們都很難受。而且我也是個殘廢。手不能工作。但是在我們的肩膀上面不是有一個腦袋嗎！它工作得倒不壞。

同志們旁邊的小桌子上，放着幾張照片。詹不喜歡在馬克爾旁邊擺的那一張：傲慢驕矜的面龐，冷冰冰眼睛。但是他却時常鑒賞另外一張，就是放在舍列斯托夫茶几上那一張。少女的整個面孔，特別是眼睛和柔美光亮的，好像被陽光照射透了的頭髮。而整個的她像明媚的五月早晨那樣明朗和美麗。他在自己心中稱她是『太陽的姑娘』。她是非常美麗的，幾乎和他的貞那樣美麗……

真的像片放在他的枕頭底下。他沒有把它放在茶几上，並且很少看她：因爲是可怕的。爲什麼她需要他——這個沒有腿的人呢？

舍列斯托夫和馬克爾癢癢得很快。詹却每天感覺到自己愈加惡化。

——脈搏低沉，——教授憤然地說。

很顯的，這樣……當想到不堪設想的將來的時候，從什麼地方保持這種脈搏呢？舍列斯托夫說：

——一切都在前面——工作、愛情……

——假使沒有工作呢？要是沒有愛情呢？那個時候怎麼辦呢？在脖子上絆着石頭去投河嗎？

——胡說，詹，你是英雄。除了我，馬克爾·克斯特，還有誰很好地知道這點呢。一起打過仗，

一起流過血……請相信吧，在美國已爲戰爭的英雄打開了所有的大門——任你走進那一個。

馬克爾，當然是可以誇口的。他的父親在華爾街是數得上的大資本家。所有的大門，對於他當然是開着的……但是舍列斯托夫呢？他從那裡獲得這種信心呢？

——從腦子裡拋去那些灰色的想法吧，詹，在將來，一切都會好的。你們的總統羅斯福是一個聰明的民主主義者。他是善于評價人物的。

羅斯福總統？是的，但是，沒有了腿的詹，已是完全沒有價值的人了……難道他自己，舍列斯托夫，相信自己的前途嗎？

——是不是不相信嗎？——舍列斯托夫從小桌抽屜裡取出一封信來，他說：這是戰前我工作的那個工廠廠長寫來的。廠長寫道：『我們都歡迎你很快復原，我們工廠現正在擴大中。在這裡你會看見許多新人與從前線回來老同志。要是你願意的話，——你還是領導一個車間。大家在報上知道了你的功績。我們都因爲你而自豪，我們等待着您。』

舍列斯托夫十分小心地把信疊起來，又把它放進抽屜裡。

——您，該是多麼幸福呀！因爲您生活在這樣一個特別的國度裡。我因爲您是我們的同盟者而高傲——詹說。他注視着那張『太陽的姑娘』的照片，並輕聲地問：

——噢，對她……您也同樣地相信嗎？

舍列斯托夫沉默了一下。以後堅決地說：

——我願意相信……

談話轉到另外方面去了。魯寧思着：『不，對於愛情，甚至他，他的嚴肅的俄國朋友都是不信任的。愛殘廢人嗎？難道女人，這樣漂亮的，像他的真或者是像那位『太陽的姑娘』的，會愛殘廢人嗎？不，這是不可能的……』

過了幾天。有一次病房的門被推開了。有一位身材窈窕的女郎立在門坎上。這是她，『太陽的姑娘』。在她很快地，但還未跑到舍列斯托夫跟前的時候，他立刻認出她來了。

——瑪莎，——舍列斯托夫喊道，而魯寧看見他的臉立刻腩紅起來了，以後變得蒼白。舍列斯托夫衝去迎接這位年青的女郎，而這一劇烈的動作，顯然的，引起了劇烈的痛楚，因此他呻吟起來了——在魯寧認識了他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呢。

但是這位年青的姑娘已站在他的旁邊了。她突然跪在床邊，渴望地瞰着舍列斯托夫的臉。他緊緊地把她抱着靠近自己，好像怕她也會像她出現的那樣突然消失掉。

——和從前一樣啊！——她說，而以後，幸福地笑了。

舍列斯托夫戰慄起來並放開她的肩膀。他的一只手開始無力地摸索着被子。以後停住了並痙攣地揉着它。于是，左腿在被子的下面很明顯地被露了出來。在舍列斯托夫的臉上顯出痛楚的痙攣。

——不，不一樣，瑪莎，——他安靜地說。——你看見了嗎？……

她把自己的視線轉向他所看的那個地方。她的臉變白了，在她的額上顯出青筋的跳動。

——你痛吧？——她細心地摸着腿的夾板。

——痛嗎？不，但是你呢？……

——我？——瑪莎睜着大眼睛瞧着他。——我怎麼呢？

她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懷疑嗎？是不是？瓦霞，你懷疑嗎？

眼淚從她的眼睛裡迸流了出來。

——你怎麼這樣想呢？

——請原諒吧，……瑪莎，請……

往後詹再也聽不到了。一口唾液嚥住了喉嚨，艱難地呼吸着。心臟跳動得很慢，很輕。那隻沒有脚的腿，痛起來了，是這樣的難以忍受，爲了不叫喊出聲，他緊緊地咬着嘴唇直到流出血來。額上冒出像水珠似的冷汗。他想擡起手來，擦拭額上的汗。……但是手不聽他的指揮了。只是微微地動彈了一下手指。以後他就喪失了知覺。

經過輸血之後，詹才慢慢恢復了過來。

他從枕頭低下取出真的照片來並把它放在床邊的小桌上。

瑪莎說：

——多麼漂亮的人兒呵，我祝您幸福，詹……

有一天，舍列斯托夫和馬克爾都出院了。臨別的時候，馬克爾說：

——你快點好吧，詹！不必憂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記住，第三十阿溫亞街，七十六號，幸福將永遠是你的。假使在別的地方你不走運的話，那末我，馬克爾，克斯特就幫你找工作。不要害羞，這不是恩賜，不是的！像您這樣的專門家，是很少的……

過了三個星期以後，詹收到了舍列斯托夫寄來的信。在信末尾的幾句話說：

「我希望您，詹，最好的是，您的生活安排得和我一樣。我重新回到自己的工廠，當了主任而且這樣的幸福，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幸福；我學會了更好地了解人和更高地評價生命。一週前我跟瑪莎結了婚。我們倆所惋惜的是，您沒有參加我們的婚禮，而在您跟貞結婚的時候，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夠參加。但是不見得這會妨礙您的幸福……」

想起了這封信之後，詹痛苦地笑了一下。

這已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也許舍列斯托夫已經知道了在這半年裡他所嚐受到的辛酸吧！什麼工作都沒有找到。過着半飢餓地生活。今天，貞也走了……

他並不惱怒她，不。她是太美麗了，不能使自己委身於一個窮光蛋。我們生活在美國，在這裡沒有錢的，這就不是人，是一塊廢物。

他爲了求生，想盡了一切辦法。但是工作依然沒有下落。在人浮于事的國家裡找到一個位子不是這樣容易的。當周圍像這樣健康的人們都在忍飢挨餓的時候，對於他，一個殘廢者，是更加困難的。

而那些在前線成了殘廢的人，他們在活人的名單中都被抹掉了。對他們最糟糕的是：他們到處不幸地被驅逐，趕到家裡去。

雖然，詹·麥爾菲還有一線希望——馬克爾·克斯特。很難爲情也去懇求馬克爾。去請求跟他一起平等地生活幾乎有一年，共過患難，一起爲了勝利而歡樂，一起爲德寇打傷的飛機而受過苦難的馬克爾……他拖延了很久。半年了。然而，沒有別的出路。上帝，爲什麼頑強捉弄着這個無靠的麥爾菲呢！再遲延下去是不行了，要是他不願意餓死的話……。幸福的人兒瓦西里·舍列斯托夫！他在誕生的時候，贏得了最大的勝利——生活在蘇聯！

馬克爾·克斯特的秘書很細心地注視着詹那唯一剩下的一件完全不合身的衣服。他去報告了。

——克斯特先生請您去。

——詹，好朋友！你怎麼落到這步田地？請坐吧！老朋友！談談吧！現在怎麼樣？有工作了嗎？噫……在這困難的時代，詹，我對您是不能夠有絲毫的幫助……

詹，從安樂椅上站起來了，很窘地靠着書架。

——等一會，老朋友！您到那裡去？我是這樣願意跟老同事談天的。您記得我們的飛行嗎？還有那個醫院？有的時候，我們一起作戰……我們還要打仗，記住我這句話吧！在這個老太婆的地球上而一切還沒有被清算。當然囉，不是我們跟您，是跟別的人……詹，你爲什麼站着呢？坐吧！現在我們考慮一下，怎麼辦。我，馬克爾·克斯特，說話就算。我不是曾經這樣擔保替您找工作嗎？當然，

我要幫您找工作，不過不是按照您的專長，但是，到底還不是一樣！從明天起請你留在我的事務所裡當書記，怎麼樣？

——可是我是個工程師，馬克爾！這點您是特別清楚的。我同意任何條件……您的父親有幾個工廠呀……

馬克爾吹了一下口哨。

——要到工廠裡去見他老人家，比到天堂上去見上帝還難。我什麼辦法也沒有了，詹，請您相信吧！要是任何別人的話，我是不留下他在這兒工作的。但是對於您，詹……

而詹另外也沒有出路，只好同意了。今日他花了僅有的錢吃了一頓早餐——一杯咖啡和一塊麵包。也許現在，當他有了工作，真同意嫁給他了吧……他決定在一年內不去見她……而在這個時間積蓄一些錢好租幢房子，傢具，各種必要的用品。馬克爾·克斯特批准了給他以相當的薪資。

但是，一年還未終了，不幸的事故便發生了。

有一天，詹去工作，也和以往一樣是在工作開始前十分鐘內去的。在街上他遇見了貞，他是非常高興的。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看見她了。她瘦得多麼可憐呵！她已成了一個非常纖細的、瘦骨嶙峋的人了。貞對他所抱的期望比詹對她的更大。但是他關於工作什麼都沒有告訴她。他是這樣的願意出乎意料之外的送她一件禮物。

——科長有請，麥爾菲先生！

詹走進辦公室，科長向他微微點頭，並沒有讓他坐下，說道：

——從即日起，您即免除職務，麥爾菲先生，請到出納科那邊去結帳。

詹立着，面容蒼白無色。他被弄得莫名其妙。被撤職了？爲什麼？難道他在這幾個月內工作不是切都做得非常好的嗎？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合適的優秀工作人員，麥爾菲先生，您是特別知道這點的。我們所需要的不單純是好的，而且還要忠實的職員。您昨天在事務所裡關於俄國談了什麼？是多麼荒誕呵！您應當知道，俄國人到處都在散佈着布爾什維克的傳染病。他們要新的『戰爭』，跟『美國開戰』。而您喜歡在蘇聯的生活，談論已故總統對它的友誼關係。羅斯福的政策是錯誤的政策。每一個正直的美國人都應當了解這點……

詹·麥爾菲很嚴肅地轉過身子，走出辦公室。要到馬克爾那裡去，把這個誤會解釋清楚。馬克爾曾經跟他一起到過俄國，他知道，充滿在美國報紙上和擺在他眼前的這些連篇鬼話，是一個大錢不值。馬克爾認識瓦西里·舍列斯托夫、瑪莎、醫生，數十個別的俄國人。他們那一個對待美國人不是像對待自己的朋友一樣呢？俄國人要打仗嗎？這是多麼荒唐妄誕呵！他們一再地證明了，他們是爲和平、爲各族人民的平等團結而鬭爭。當然，馬克爾在杜魯門主義政策之下，並不會感覺到生活的難困，可是他，詹·麥爾菲在自己的身上已飽嘗了它的滋味。他昨天說過關於自己還留在蘇聯的情形嗎？說過。那裡沒有失業的人！瓦西里·舍列斯托夫和瑪莎！莫非在這些話裡有一句是撒謊嗎？然而，

人們却把他趕到大街上，非難他不忠實。爲祖國而每天犧牲生命的他被弄得這步田地，這是一種偶然的嗎？不，馬克爾·克斯特並沒有這樣呵！

在馬克爾辦公室的近旁，秘書阻止了他。

——克斯特先生不在。

——我等他一下。

——沒有用處的！克斯特先生不在，將來也不在。

詹順着樓梯緩步走下。這隻該死的假腿！呵呀，今天特別的沉重，而且痛得難以忍受！它在階梯上蹶一顛的，詹覺得，好像是在這隻腳的下面懸着一個沉重的錘子。他不能說，什麼時候可以走到下面。或者永遠也不能。

一個瑞士人不知怎麼地特別小心地送給他一件外套並同情地注視着詹。他，顯然，要說些什麼，可是他沒有……

灰色的寒霧蒙住了城市。而詹也就看不見他了。他倚着剛剛從面裡走出來的屋子的牆上，他永遠再不回到這裡來了。

那扇把他關在外面的門，又打開了。馬克爾·克斯特用手挽着一個裹在毛皮外套裡面的女人，從那裡面走出來。詹不知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傲慢驕矜的面孔，冷酷無情的眼睛……啊，是的，這是在俄國醫院裡放在馬克爾身旁的照片上。

詹艱難地挪動着步子迎過去。但是，馬克爾旁若無人地掃視了一下詹，很快地打開汽車的小門。

——快坐吧，愛倫！——詹聽到他的話聲。

——今天的天氣真討厭。

汽車移動了，消失在霧中。詹·麥爾直直地立着。他的眼睛射出憤怒的光芒。『馬克爾先生，你很快地忘記了在醫院裡所說的那些話。你靠欺騙生活，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騙人的謊話上面。不！我，詹·麥爾菲，已經明白了，道理是在誰那方面。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並不少，華爾街的主人們，你們要好好考慮一下這個事實呵！』

詹·麥爾菲轉過身子走了。在這幾個月裡，他第一次沒有感覺到假腿的沉重。他高高地擡起頭來，走了。昂然注視着前面，好像看到穿過霧層是閃耀着絢爛的光明。

特羅菲莫瓦 著
梅林 譯

梯比希河的兩岸

車夫駕駛着的馬車搖搖擺擺地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前進，最後，馬車拐了一個大彎兒，駛到一所古代要塞的跟前來了。這就是熱那亞人所修築的「果尼敦」要塞，周圍環繞着一個高大的城壁，是用凸凹不平的石塊築成的，上面叢生着亂蓬蓬的青苔。這兒就是古代羅馬軍營的遺址。兩千年前這兒就有人住着，「拉茲」人在這兒築了一所小商業城市。希臘和意大利的水手們曾到這兒來過，土耳其人販賣奴隸的商船也曾在這兒附近的海中停泊過。在這兒曾有好多次的戰爭，非常激烈的戰爭，關於這些，人們曾寫過無數的散文和詩歌。然而，向來也未曾有過一個要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創設一個柑屬果實的大果樹園。

不錯，那的確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事情。因為專愛破壞的土耳其人在這兒統治了很久。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一所格魯吉亞人的城市，周圍有運河灌溉之便的好城市完全變成一片髒濕的沼地了。但是今天呢？今天就完全不同，千百萬棵香橙樹檸檬樹和橘子樹等等，中間夾雜着有加里樹又飢又渴的樣子把枝葉向太陽伸展着。

道路開始上坡，坡兒越來越陡，車夫很吃力的把車往上又趕了一趕，結果馬車轉到萬丈的懸崖緣兒上來了，下面是深碧色的大海，我心中着實有些擔憂，因為眼看着馬車就要栽到下面的大海裡去似